



編者的話

今年9月3日是首個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」。自1931年「9·18」抗戰開始到1945年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，日本侵華14年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慘遭殺戮，多宗慘案至今歷歷在目。本報藉着首個國家級紀念日來臨之際，推出「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」系列專題，透過老兵、「慰安婦」、老百姓及其受害人後代的憶述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不容抵賴的歷史醜行，喚起國際社會及各界民眾更多關注。

日寇血洗滇西 汽鍋烹村民

1942年春夏之交，日本侵略軍攻陷緬甸後，立刻把戰爭魔爪伸進中國國土，雲南西南邊境騰冲縣、龍陵縣由抗戰後方變為最前沿。1944年5月至9月，中國遠征軍發起反攻，最終全殲日軍、收復失地。抗日勝利69周年之際，記者近日再次走進滇西，村民後代回憶日寇種種暴行依然悲憤難平：「日軍屠殺我們村民的手段極其殘忍，用刺刀刺死、『汽鍋雞』蒸死、『點天燈』燒死……」當地戰爭遺跡威嚴聳立着，彷彿無聲地控訴着日寇的殘暴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
王晉、譚旻煦、李茜茜、彭雲 雲南報道

位於雲南保山市龍陵縣境內的松山，是滇西抗戰的主戰場之一。1944年6月至9月，遠征軍以陣亡7000餘將士的慘烈代價收復松山。在日本，這場戰役被稱作「玉碎戰」，意為全軍覆滅，日本步兵第113聯隊約1,300人在此被全殲。

強擄民勞役 釋放霍亂菌

松山抗戰遺址管理所設在松山山腰的大啞口村，1942年到1944年期間，日本人佔領村子，實施暴行，給村民幾代人都留下了陰影，大家不願輕易提起那段往事，更不願訴說戰爭對親人的傷害。

管理所所長陳院峰是大啞口村人，爺爺曾在年輕時被日本人抓去做民夫（指服勞役的人民）。

「那是1942年一天的夜裡，爺爺和村裡的其他人一起出來找吃的，不幸被日本人抓走。沒有一句告別，他就這樣和親人分開了。直到1944年，趁遠征軍反攻時，他才逃了回來。」陳院峰說，爺爺回來卻找不到原來的家和親人，幾經周折才打聽到原來家人為了躲避日本人已經逃到對岸了。而更不幸的是，爺爺的哥哥一家七口，卻慘死於日本人釋放的霍亂菌中。

用刺刀屠殺 點天燈燒死

「日軍屠殺我們村民的手段極其殘忍，用刺刀刺死、『汽鍋雞』蒸死、『點天燈』燒死……最可憐是我們村的女性……日軍殘暴成性，只能用罄竹難書形容他們的罪行。」陳院峰咬牙切齒地表達了對日軍的憤怒。這個老實的中年人每次說起那段歷史，總會夾雜多多少少的恨意，滇西每個人都是如此。陳院峰是懷着對歷史的敬畏和深厚的民族感情，考取了現在的崗位。他正在寫一本書，書名初步叫做「松山父輩的戰場」。

臘猛鄉松山抗戰遺址的入口處有一個水塘，解說員小黃帶我們來看這裡，因為這裡就是傳說中下雨天，村民還能聽到兩軍廝殺聲的地方。站在水塘邊，我們聽到嘩嘩的雨聲，儘管這只是個傳說，但陳院峰和小黃他們都相信，遠征軍的忠魂都安息在這裡。

日軍火燒騰冲古城

老兵路珍樓回憶收復騰冲42天的攻城戰時說，騰冲城內街巷稠密，房屋相連，日軍利用民房家家設防、巷巷築堡，戰鬥異常慘烈，每前進一尺，都要付出慘烈的代價。20集團軍會戰概要這樣形容：「攻城戰役，尺寸必爭，處處激戰，我敵肉搏，山川震眩，聲動江河，勢如雷電，屍填街巷，血滿城垣」。然而，浴血奮戰之後，淪陷兩年多的騰冲城才被收復。

早在西漢，就有商道從內地經騰冲通向東南亞，尤其到了近代，由於大量民眾到國外謀生，它更成為中西文化薈萃之地，素有「小上海」之美譽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騰冲成為中國抗戰西南最前線，正當中國入緬遠征軍主力在曼德勒以南地區與日軍作戰時，日軍乘我後方之空虛，1942年5月10日在沒費一槍一彈情況下佔據騰冲。1944年，中國軍隊歷時4個月，動用一個集團軍兩軍五師與敵展開了逐屋逐巷的爭奪，終於在當年9月14日將頑敵全殲，光復全城。

曾經的騰冲古城牆始建於15世紀，用火山石堆砌。然而卻在戰火中毀於一旦。現在走進騰冲，還能看到不少戰爭遺跡：明代大鐘和文廟裡的木柱石階槍眼彈孔非常容易辨認；英國領事館的牆壁上槍痕累累。



■1944年9月，中國遠征軍攻打滇西騰冲。資料圖片

戰場遺址拒日祭奠 「別想帶走一草一木！」



■松山戰役遺址管理所所長陳院峰。譚旻煦攝

松山抗戰遺址下長眠着7,000餘名遠征軍的忠魂和千餘名日本兵，數十年間，不斷有招魂文化的日本人欲上松山，帶回陣亡士兵的遺骸，當地人民當地老百姓是不願意的，但給他們立下上山四個條件，缺一不可：承認歷史；不得行祭拜禮；禁止帶走一草一木；不能拍照。

松山抗戰遺址管理所所長陳院峰稱，從2010年開始，每年的10月份都會有一個年近60歲、自稱是日本名古屋機場地勤人員的日本人獨自來到松山，每次上山，他會在遠征軍紀念碑前致敬，並在山頭靜坐兩小時。由於沒有人會說日語，陳院峰用寫字的辦法和他交流，對方表示「這是一場日本錯了的戰爭」，自己來這裡沒有什麼惡意。有人說，這個人像極了當年松山敗走的日本士兵木下倉已，但在陳院峰看來，不管他是什麼人，承認歷史，願意認錯的態度最重要。

這些年來，多少會有些日本團體或者個人前來松山祭拜親人，管理所總是會多於2倍的人陪他們去山上，僅僅讓他們去看看。陳院峰說，這些日本人中，有的老者會乘喝水的時候故意不小心把水弄灑，以示祭奠，我們看到有時候想想也算了。

赤腳挑彈藥 遠征軍戰死或病死



■94歲的老兵饒廣林意識已不太清醒，但見到我們前去，他盡力用雙手撐着身體想要坐起來。彭雲攝

據統計，龍陵登記在冊還健在的遠征軍老兵僅剩下20人。見證者漸行漸遠，猶使這段歷史更顯沉重。94歲的抗日老兵饒廣林已經不太清醒，但我們還是堅持驅車去山間看他。出城經過半小時崎嶇的山路來到他家，家很簡陋，一小棟土瓦房，不足10平米的小院子。行走不便的饒廣林躺在床上，胸前掛着一直不願取下的一枚獎章。

饒廣林出身在四川，1943年參加遠征軍，是11集團軍運輸18團的一名小隊長。看到我們來，盡力用雙手支撐着床板想坐起來。

饒廣林的老伴已經84歲，她告訴我們，老頭子現在已經不清醒了，也不愛說話，喜歡看看書，翻一翻日曆。對於抗戰的歲月，饒廣林的老伴也記得一些。

視看望者為親人

饒廣林本姓楊，1943年參軍來到龍陵，之後作為運輸兵出現在了戰場後方。當年，他們運輸兵都是赤腳挑彈藥，條件艱苦，很多戰友不是病死就是戰死。松山戰役時，身負重傷的饒廣林被當地老鄉收治。後來，饒廣林曾帶着妻兒逃到緬甸。可緬北的動亂，讓他們的小孩不是失散就是意外死亡。1984年，饒廣林一家舉家搬遷回國。

這些年，有很多關愛老兵的人時常來看望，還送給他們一些錢。而村裡鄉親來看望時，饒廣林又會把錢送給困難的鄉親。

現在，無論誰來看望，他們都會拉着手說：「你們都是好人，你們就是我們的親人。」



■133米長的中國遠征軍名錄牆上鑄刻着103141個名字，這裡時常會有人前來祭拜。譚旻煦攝